

魯迅在南京



说 明

一、《鲁迅生平资料丛抄》是为高校中文系学生编写的一套教学参考书，包括：《鲁迅在绍兴》、《鲁迅在南京》、《鲁迅在日本》、《鲁迅在杭州》、《鲁迅在北京》（一、二）、《鲁迅在西安》、《鲁迅在厦门》、《鲁迅在广州》、《鲁迅在上海》（一、二、三），将分辑编印。

二、收入这一辑的文章，有些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部分文章，辑入本书时由原作者作了修订。此外还有部分文章，是应编者要求专门为本书撰写的。

三、《鲁迅生平资料丛抄》的主编是薛绥之同志。这一辑《鲁迅在南京》是委托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和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语文教研组联合编辑的。俞润生、徐昭武、许祖云三同志具体负责此书的编选工作。限于水平和条件，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同志们提出批评。

编 者

一九七九年元月

执 照

钦差大臣办理通商事务太子太保头品顶戴兵部尚书两江总督部堂硕勇巴图鲁刘 为

给发执照事。照得江南

奏明设立矿务铁路学堂，选募聪颖子弟到堂学习矿学、化学、格致、测算、绘图等项，现届三年毕业。据学堂总办禀请大考，当经本大臣批令自行考试。兹据呈送各艺并考得分数清册，查核无异，自应分别填给执照，俾量才器，便得以凭照考验，即知长于何项，并杜冒名顶替之弊，为此照给该生收执，无论在差、候差，益当敦品励学，毋荒故业，须至执照者。

计开

学生周树人，现年十九岁，身中面白无须，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人，今考得壹等第三名。

矿学捌分陆厘	地质学捌分柒厘	化学捌分柒厘
熔炼学捌分陆厘	格致学捌分柒厘	测算学捌分柒厘
厘	绘图学捌分伍厘	

曾祖父 以挺 祖父 福清 父 用吉

右照给壹等学生周树人收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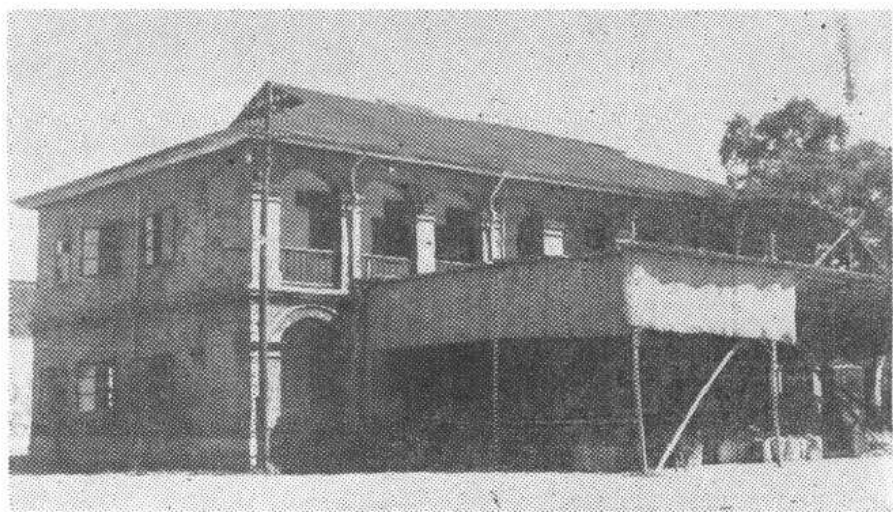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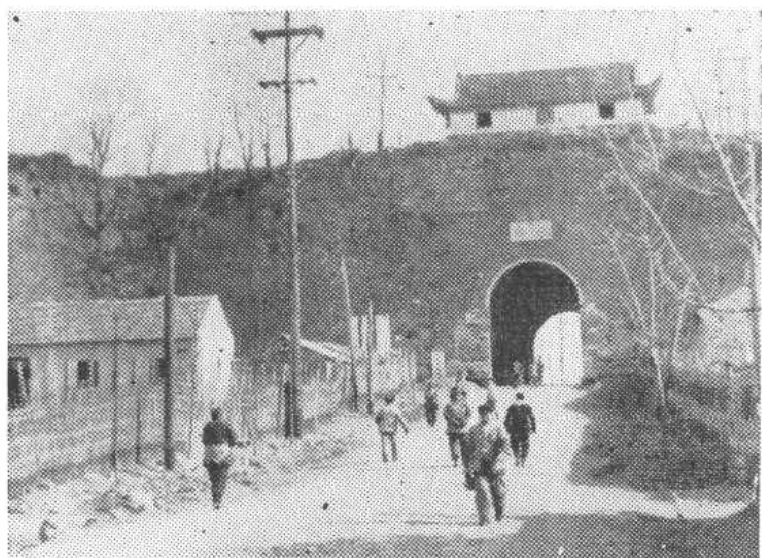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執照

欽差大臣

此書係清宮秘藏，現已影印出版，全書共計一百卷，分裝一百冊，每冊厚二寸，全書總厚二尺，全書總長一丈，全書總寬一丈，全書總重一百斤，全書總價一百元。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目 录

鲁 迅 自 述

《呐喊》自序（节录）	（ 1 ）
琐记（节录）	（ 2 ）
忽然想到（八）（节录）	（ 8 ）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节录）	（ 9 ）
自传（节录）	（ 9 ）
致许广平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节录）	（ 10 ）
致章廷谦 一九二九年一月六日（节录）	（ 10 ）
致许寿裳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节录）	（ 11 ）
鲁迅所写《学业履历书》（节录）	（ 11 ）

回 忆 录

略谈鲁迅（节录）	周建人（12）
鲁迅与自然科学（节录）	周建人（13）
复鲁迅中学函	周建人（14）
鲁迅的生活之一（节录）	许广平（15）
鲁迅的生活（节录）	许寿裳（17）
《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节录）	许寿裳（18）
亡友鲁迅印象记（节录）	许寿裳（20）

由困顿走入“异途”(节录)……………王冶秋(23)
忆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张协和(24)
附录:周作人回忆鲁迅在南京读书时代的生活:

鲁迅的青年时代〔节录〕(26)、鲁迅在南京学
堂(29)、鲁迅与中学知识(32)、彷徨衍义〔节
录〕(36)、鲁迅与清末文坛〔节录〕(39)、旧日记里
的鲁迅〔节录〕(42)、知堂回想录〔节录〕(59)

调查与研究

鲁迅先生在南京读书遗迹……………南京市文管会(61)
追记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文物资料调查
……………朱嘉栋(66)

鲁迅在南京读书时期的几则史料
……………南师附中鲁迅纪念室(72)

关于鲁迅所到青龙山煤矿和所下矿洞的初步调查

南京官塘煤矿联合调查组
……………南京大学中文系“鲁迅在南京”小组
南京附中附中(88)

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文海石(94)

鲁迅在南京读书时期的思想特点……………俞润生(108)

鲁迅在南京求学时的诗作……………鲍善本(120)

记鲁迅早期的一次教育实践

——鲁迅率领绍兴府中师生赴宁参观“南洋

劝业会”始末……………邵青智(128)

鲁迅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孙璞(135)

鲁迅与江南图书馆……………纪维周(141)

资 料

有关鲁迅在南京的人名、地名、书刊名、物名资料汇编

俞明震(143)、刘坤一(146)、周椒生(147)、许应骙(150)、张协和(151)、芮石臣(152)、伍仲文(153)、陈师曾(153)、章 梓(154)、丁耀卿(154)、胡韵仙(155)

仪凤门(157)、明故宫(157)、聚宝门(157)、石头城(158)、中山陵(159)、莫愁湖(159)、雨花台(160)、玄武湖(160)、白下(161)、狮子山(161)、妙耳山(162)、鼓楼(162)、夫子庙(162)、下关(163)、状元境·李光明庄(163)、江南图书馆(164)、金陵刻经处·《百喻经》(164)

《时务报》(附《昌言报》)(166)、《申报》(167)、《译书汇编》(167)、《苏报》(168)、《天演论》(169)、《民约论》(170)、《法意》(170)、《群学肄言》(171)、《社会通论》(172)、《穆勒名学》(173)、《日本新政考》(173)、《仁学》(173)

倂饼(174)

鲁迅途经南京的记录·····	(175)
鲁迅作品中的南京·····	(177)
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年表·····南师附中鲁迅纪念室	(179)

图 片 目 录

- 一、鲁迅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毕业执照
- 二、上：南京仪凤门
下：江南陆师学堂总办大楼外景
- 三、江南水师学堂井栏（见67页）
- 四、《百喻经》尾版（见165页）
- 五、鲁迅在南京足迹所到示意图（见188页）
- 六、江南陆师矿路学堂房屋示意图（见189页）

鲁迅自述

《呐喊》自序（节录）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①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②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

《鲁迅全集》注释：（以下注释同）

①N指南京，K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

②清末译成中文的关于生理学和营养学的书。《全体新论》一卷（英国合信著），一八五一年出版；《化学卫生论》四卷（英国真司腾著），一八七九年出版。

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鲁迅全集》第一卷，《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以下版本同〕）

琐 记 （节录）

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第一个进去的学校①，目下不知称为什么了，光复以后，似乎有一时称为雷电学堂，很象《封神榜》上“太极阵”、“混元阵”一类的名目。总之，一进仪凤门，便可以看见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 “Is it a rat?” ②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 ③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颖

①指江南水师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雷电学校。

②都是初级英语读本上的课文，意思是“这是一只猫”，
“这是一只老鼠吗？”

③见《左传》隐公元年，原文是：“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

考叔论》，《云从龙凤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初进去当然只能做三班生，卧室里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两块。头二班学生就不同了，二桌二凳或三凳一床，床板多至三块。不但上讲堂时挟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书，气昂昂地走着，决非只有一本“没赖妈”①和四本《左传》的三班生所敢正视，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象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这一种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现在都阔别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脚躺椅上，发见了这姿势，然而这位老却并非雷电学堂出身的，可见螃蟹态度，在中国也颇普遍。

可爱的是桅杆。但并非如“东邻”的“支那通”所说，因为它“挺然翘然”②，又是什么的象征。乃是因为它高，乌鸦喜鹊，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盘上。人如果爬到顶，便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但究竟是否真可以眺得那么远，我现在可委实有点记不清楚了。而且不危险，下面张着网，即使跌下来，也不过加一条小鱼落在网子里；况且自从张网以后，听说也还没有人曾经跌下来。

①英语primer的音译，意思是初级读本。

②“支那通”，日语，指研究和通晓中国情况的人；有时也用以讽刺对于中国情况只是一知半解而自以为通晓的人。这里是指日本安冈秀夫，他在《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中曾经莫名其妙地说中国人“耽享乐而淫风炽盛”，连食物也都以性欲的效能为目的，如喜欢吃笋，就“是因为那挺然翘然的姿势，引起想象来”的原故。参看《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原先还有一个池，给学生学游泳的，这里面却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当我进去时，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庙旁是一座焚化字纸的砖炉，炉口上方横写着四个大字道：“敬惜字纸”。只可惜那两个淹死鬼失了池子，难讨替代①，总在左近徘徊，虽然已有“伏魔大帝关圣帝君”镇压着。办学的人大概是好心肠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总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②，一个红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卢帽③，捏诀，念咒：“回资啰，普弥耶吽！唵耶吽！唵！耶！吽！！！”④

我的前辈同学被关圣帝君镇压了一整年，就只在这时候得到一点好处，——虽然我并不深知是怎样的好处。所以当这些时，我每每想：做学生总得自己小心些。

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只得走开。近来是单是走开也就不容易，“正人君子”者流会说你骂人骂到了聘书，或者是发“名士”⑤脾气，给你几句

①旧时迷信传说，落水淹死的人做了水鬼，必须设法使别人淹死来替代他，才得去投生，叫做讨替代。

②旧俗于夏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晚间请和尚结盂兰盆会，诵经施食，称为放焰口。

③毗卢，即毗卢佛；毗卢帽是放焰口时主座大和尚所戴的一种绣有毗卢佛象的帽子。

④梵语音译，《瑜伽焰口施食仪》中的咒文。

⑤作者作此文时正在厦门大学教书，那时同在厦门大学教书的顾颉刚等曾用种种手段排挤作者，说鲁迅是“名士”，就是顾颉刚当时对鲁迅的诽谤之一。

正经的俏皮话。不过那时还不打紧，学生所得的津贴，第一年不过二两银子，最初三个月的试习期内是零用五百文。于是毫无问题，去考矿路学堂①去了，也许是矿路学堂，已经有些记不真，文凭又不在手，更无从查考。试验并不难，录取的。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 Die Weib, Das Kind②。汉文仍旧是“颖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③。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

此外还有所谓格致④、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⑤，他坐在马车上时大抵看着《时务报》⑥，考汉文也自己出

①全名是矿务铁路学堂。

②初级德语读本上的课文，意思是“男人，女人，孩子。”按德语Weib是中性名词，应为Das Weib。

③《小学集注》，六卷，宋朝朱熹辑，明朝陈迥注，旧时学塾中训蒙所常用的一种书；内容系辑录古书中的片段，分类编成四内篇：《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二外篇：《嘉言》，《善行》。

④格致即博物学。

⑤在戊戌维新变法前后，主张维新和倾向维新的人都被称为新党。这里是指当时矿务铁路学堂总办俞明震。

⑥《时务报》是一种旬刊，当时宣传变法维新的主要期刊之一，一八九六年六月创办于上海，由汪康年、梁启超等主持，一八九八年六月停刊。

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①。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②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③，那书面上的张廉卿④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

①《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英国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著，严复译。译文先刻有单行本，后于1897年在天津《国闻报》按期发表。

这书宣传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资产阶级社会思想，对我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影响很大。

②斯多噶派（Stoics），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产生于古希腊并一直存在到公元六世纪的一个哲学派别。

③应作《译学汇编》，月刊，一九〇〇年在日本创刊。它是我国留日学生所出版的最早的一种杂志，分期译载东西各国政治法律名著，如卢骚《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等。后改名《政治学报》。

④张廉卿（1823—1894），名裕钊，湖北武昌人，当时的书法名家，长于魏碑体。

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看去。”一位本家的长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①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记不得可曾抄了没有。

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倭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但我们也曾经有过一个不平常的时期。那是第二年，听说学校就要裁撤了。这也无怪，这学堂的设立，原是因为两江总督②（大约是刘坤一③罢）听到青龙山的煤矿出息好，所以开手的。待到开学时，煤矿那面却已将原先的技师辞退，换了一个不甚了然的人了。理由是：一、先前的技师薪水太贵；二、他们觉得开煤矿并不难。于是不到一年，就连

①许应骙，广东番禺人，清政府的大臣，当时顽固分子之一，竭力反对康有为等的维新运动。这里说的文章，即指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四日他的《明白回奏并请斥逐工部主事康有为折》，见同年五月二十四日《申报》。

②两江总督，在清朝初年管辖江南和江西两省。一六六七年（清康熙六年）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两省，仍与江西省并归两江总督管辖。

③刘坤一（1830—1901），湖南新宁人。他于1879年—1901年间数任两江总督，是当时官僚中倾向维新的人物之一。

煤在那里也不甚了然起来，终于是所得的煤，只能供烧那两架抽水机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来抽水，结一笔出入两清的帐。既然开矿无利，矿路学堂自然也就无须乎开了，但是不知怎的，却又并不裁撤。到第三年我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情形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鬼一般工作着。

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鲁迅全集》第二卷，《朝花夕拾》）

忽然想到（八）（节录）

我在N的学堂①做学生的时候，也曾经因这“钊”字碰过几个小钉子，但自然因为我自己不“安分”。一个新的职员到校了，势派非常之大，学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见了一个同学叫“沈钊”的，就倒了楣，因为他叫他“沈

①N指南京。